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三十四

禮

請行籍田禮疏 上濬 頃帝

稱　黃瓚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四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吴興朱國祚校定

禮

論祀禮　觀射父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

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
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
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
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
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
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
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
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
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
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
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
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
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
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
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
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
牲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
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記其先祖肅
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

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武帝時仲舒上

廷尉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

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
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
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
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
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
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
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秩之
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
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
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

非皃皃非非鶩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
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皃
當鶩鶩當皃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
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
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
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議郊廟　　漢成帝初上　　匡衡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
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
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

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漢成帝初上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藉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毀廟議

劉歆

漢哀帝時光祿大夫劉歆奏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霸首及漢興

○○敘事處不如向矣

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漢武之[illegible]天子征伐既首[illegible][illegible]而後[illegible]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過接）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結一篇綱要）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

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人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

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共皇立廟議　師丹

漢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爲共王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上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
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
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
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

惠懷廟制迭毀議　　賀循

晉明帝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上議

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惠懷兄弟不得各為一世也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神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

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懷惠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足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

高祖親廟四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係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尚存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宇漏

虎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為席不

幷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

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

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

奏論郊丘配享祖宗　沈伯儀

唐武后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於配天天于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太子右諭德沈伯儀奏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

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亨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議上自是郊丘三帝並配

議始祖廟　張齊賢

唐中宗即位因武后東都廟改為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太常奉禮郎張齊賢上議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禼稷也禼稷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凉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其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貽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

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祧武昭上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大廟亦如之

論太子陵廟　陳貞節

唐玄宗開元初陳貞節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

吏李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

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衞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誣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李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

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爲限況天子爲親親以及旁朞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昵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誼皆有功生無所讓死乃援禮侑祠人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

論皇后配廟　陳貞節

唐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上奏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論兄弟入廟　陳貞節

陳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

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

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祼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

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説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别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

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遵禮下同魯晉哉帝與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

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

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乎子撰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眞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唐玄宗開元時有敕復孝敬廟爲義宗將作

大匠韋湊上言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

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

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

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

論祖宗祧廟　陳京

唐德宗即位初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嚮禘禮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京以太常博士上言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

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

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
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
袷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
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袷則祭太祖遂正
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
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曰今議者有
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袷宜藏主西室二謂二
祖宜袷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袷
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
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

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
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
議不爲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
於廟如眞卿議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
禼稷爲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
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
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
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

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
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
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
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
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
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
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
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
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
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眞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讓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歷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旦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

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違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

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蔽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

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傷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

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雖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

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章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

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又況
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
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
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
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
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
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
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

不以順乎晃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刪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

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

博士獻議殆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復後言

禘祫議　　韓愈

唐憲宗時勅令百僚議禘祫限五日內聞奏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上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

祖獻懿二祖卽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毁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毁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毁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毁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毁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

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

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衷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

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祖妣祔祭議　　韋公肅

唐憲宗時鄭餘慶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議

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

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與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使子孫榮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孟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不合於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其比柰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眞卿祖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

君潘二祭俱未之后祫及與焉三后祫者皆是崇德明

議四后祫饗

歐陽修等

宋仁宗嘉祐四年給事中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

臣等伏以古者宗廟之制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所配之下絕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

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而議者以謂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議

爲是久之不能決乃降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寺檢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宗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討之諸儒議久未決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事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繼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朕愍然則未甫崇孝享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祫享且依舊禮須大禮畢別加詳論

論建郭后影殿

歐陽修

宋仁宗景祐二年故后郭氏暴卒帝欲于景靈宮建郭后影殿修上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殿圖子一本詳定若其圖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工靡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內臣監

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托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畧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

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
全典禮

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劉敞

宋仁宗時上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
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建神御殿不
合王制不應經義切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
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
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恤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
非所以爲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

必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爽於名上不愆於禮

論明堂配侑　宋英宗時上　錢公輔

臣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父哉我將之

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權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眞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illegible]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

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

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澈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王安石

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

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是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僖廟祧遷　宋神宗時上　韓維

臣伏惟親親之序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聖人制事存送終之禮皆以此爲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爲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稷契爲本統之

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之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閒子孫衰微犇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稷何與哉而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稷累功德至文王而與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所以與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與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
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
孟軻卜子夏左丘明穀梁赤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
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
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
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
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
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
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
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

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也臣以爲均之論議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常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緈等議非臣所如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議僖祖祧遷　宋神宗時上　孫固

臣聞先王之禮本之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故不慕

古而違時措之宜不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親有踈戚世有同異此禮之所以損益變正之不一也伏惟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為宋立萬世無窮之基其為宋始祖而配天受饗理在不疑今閒乃欲以僖祖為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為始則遂當受東向配天之饗此臣竊所以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大公之通法未聞有以易之者也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為得正而今議者以謂人必本乎祖太祖既已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為本始之祖是未推夫王者興起

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先嘗有功
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爲始祖可矣若
未有爵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爲太祖亦宜矣此
實先王之禮人情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也今爲
議者乃鄙絕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爲法
故有僖祖之廟與契稷無異之說臣竊以爲過矣夫
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政本由契稷故自湯武
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
其統緒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
劉以來教化流行以至太王王季世世修德益茂迨

於文武受命奄有天下則源流之來豈無自哉故仲尼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周而上堯舜禹湯之世非不美也其祭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備哉故曰周公其人也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夫稷當堯民阻饑之時始播百穀使萬世粒食其為功大矣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他及且後世之與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

之配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下[illegible]商周非絕嚳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臣又以謂不然矣自秦滅學六經皆被焚棄不復為全書而禮經尤為殘蕩其後漢之諸儒掇拾聖人之餘委曲加意而編綴之故多駁雜不經之說附以鄭康成牽合之言而聖人之意益不明若祭法之禘郊宗祖者是其一矣其言曰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也則禘祭宜無易嚳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

詩也其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
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
之間了無及嚳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嚳者臣亦未敢
取以爲信也雖然就其說而考之亦自非大有功德
者不可以郊天取配何則鯀障洪水雖䟽導失宜而
禹因之以成功身被殛死故夏人郊之冥業其官而
死於水故商人郊之后稷粒食之功被於萬世故周
人郊之今未見冥稷之功而欲同冥稷之祀臣竊以
爲非宜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
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且景帝

引郊字訂僖祖非矣節侯原在高祖後而宋自僖祖無考

唐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
景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圜丘景皇帝
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
地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
封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
亦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
餘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
之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
配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議者遂將斥絕唐漢上
法商周此臣所謂慕古而違當世之宜者也太祖皇

帝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配僖祖而陛下一日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禮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孝思之心哉此臣所謂因文而失沿情之實者也夫非所居而祀之則神有所不受非所宜而配之則天有所不饗所謂郊而配天者以天於萬物其德不可形容故人君之大有功德被生靈而施後世者謂足以配之而已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廼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

而不受上帝之靈非所配而不饗非陛下所以尊祖
事天之意也陛下為太祖子孫繼太祖基業據南面
之尊而享四海九州之奉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則
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於太祖矣或曰禮別子為祖
契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
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是又不然也若以得姓者
為祖則趙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
得姓今若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
乎其不可明矣或又曰今朝廷欲存僖祖為始祖爾
至於祀天為配亦不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今既以

僖祖爲始祖是必配天僖祖配天則太祖之祀替矣此臣以爲不可者也或又曰今毀僖祖之廟藏其主夾室而下附子孫可乎臣曰是亦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固以順矣蓋非所謂下附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必猶以爲不可者臣今欲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爲非則

周人别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今以陛下之時因情立禮取聖人之制爲萬世法不亦美歟事與商周有殊禮文從而亦異此臣所謂先王之禮本人情而損益變正之不同者也如曰不然臣恐違古今之義逆天人之情而天地祖宗之神靈有所不饗也伏惟陛下聰明仁孝以宗廟重事恐其於禮有所乖違故今下兩制臣寮議陛下苟以臣言爲可用伏乞裁自聖斷如或猶以爲疑乞送禮院叅詳臣竊惟宗廟祧配朝廷大禮反覆思慮於心有所未安不敢苟立異說伏望陛下力加採納

圓丘合祭六議　宋哲宗時上　蘇軾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候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切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

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此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

天地之[illegible]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
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illegible]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
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
之終篇言天而不言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
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祀地
豈有此理也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
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
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

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

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

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

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内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

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
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
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
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議也議
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
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
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
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
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
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

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䟽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

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
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
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
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
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
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
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
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
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
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

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簡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事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

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嘗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一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

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已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

孝成毀郡國宗廟改郊位自是符至林於衰病軾以非動聖[illegible]矣

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

壇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改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

貼黄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請復用皇祐典禮

宋哲宗時　蘇軾

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皆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

其於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後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

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跡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洽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庶其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

論四廟祧主　宋光宗時上　朱熹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寖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遵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

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寍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嘗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知察乎此但

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大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詳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說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

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貼黄臣竊見今者羣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
安葢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
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
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為非便
而或者以為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
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
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
詔恭依葢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
伏乞聖照

諫不籍千畝　　虢文公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

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

寢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請行籍田禮疏　黃瓊

漢順帝時司徒黃瓊請行籍田禮上疏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

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享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傳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焉臣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

書奏帝從之

荆川先生右編卷之三十四終